

# 我所認識的郭澄先生

何宜武

郭澄先生字鏡秋，他的令名，是我早所仰慕的；後來隨着我們接觸的時日增多，在公誼私交方面，更有相當深厚的感情：一、我們是國防研究院第五期同學，幾乎有一年的時間，朝夕相處，使我個人有許多切磋、就教的機會。二、他回任國民大會祕書長時，我正好任職執政黨國大黨部書記長，大家都為國民大會而工作，是協調黨政關係的夥伴。他是一位立身處事秉持原則的人，很尊重黨的決策，我們遇事相商，協同一致，合作無間。他踏實的作風，苦幹的精神，高度的責任感，和對黨國無限的忠誠，在在都予人深刻的印象，而在我個人的心目中，更是十分的敬佩與懷念。爰略述所感，藉表追思，以申致我個人的敬意。

## 人和政通擇善固執

鏡秋先生歷任黨政要職，在許多錯綜複雜的人與事中，都能突破困難，圓滿達成任務。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說，從與他交往開始，就覺得他是很能與人相處的；與他共事，會有一種水乳交融之感。他當然不是對我個人有所偏愛，而是凡與

他共事合作，或是協調配合，他總是以事為前提，不是因人而異的。任何人與他洽談，他從不以「自我」為中心，他平實、客觀、近情、合理的態度和觀點，常令人興奮鼓舞，樂於與他來共同努力，以達成共同所追求的目標。

所以，他兩任國民大會祕書長，兩次都獲得大會最高多數贊同，而兩次會議也都非常圓滿成功；尤其國大第六次會議表決時，在場代表八四一人，贊成者八三七人，幾已接近全體一致通過。因之這「人和政通」四個字，他是當之無愧的。

鏡秋先生歷膺重寄，每個階段的工作性質、對象、環境和目標，雖各不同，但他做事的方法都是：執簡馭繁，把握原則，謹守分際，決不逾越，事事顧到大體，處處給人餘地；祇要原則是對的，他一定依照去做，如果是違反政策或原則的事，他是不肯隨便附和，輕易苟同的。例如國民大會主席團不能設置形同常設機構問題，是中央的決策，也是法律的規定，他即秉持原則，不稍逾越範圍，甚至受人批評和責怪，也無怨無尤。所以，在某些場合，他也有激昂慷慨聲淚俱下的時候，這正好說明：他是血性中人，不是依違

兩可，隨俗浮沉的，而是他的立場嚴謹，心地光明，守分盡責，擇善固執的表徵。

鏡秋先生對大的原則、政策，掌握得很緊，是因為他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已弄得清清楚楚，舉凡法源依據、事實發展及未來去向等等，他都有了一番研究；即使是細微末節，凡足以影響到原則、政策的，他也必定深入瞭解。所以，在許多正式或非正式場合，他分析問題時，可以娓娓道來，如數家珍，鉅細靡遺，花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可使大家立即獲得一個明晰的概念，而不得不驚服他的才智和記憶力。

可見鏡秋先生的成就和貢獻，是他卓越的才識和長期辛勤的工作所換來，既非偶然，更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

## 廉介自持鞠躬盡瘁

作為一位黨國的高級領導幹部，奉公守法，廉介自持，這是一項高貴的品德，一方面足為社會楷模；另一方面在行事上，就必然是一本大公，朝向既定目標，放手去做，不會計較個人的得失。這又是鏡秋先生的寫照。

他歷任地方黨政首長及黨僚長，在中央則翹  
贊樞機，都有所獻替，疊蒙頒授勳獎。就我個人

所知，他主持一個單位的行政，運籌擊劃，所批  
准動支的經費何止億萬；每做一件事，凡能為國

爭光，對公眾有利的，絕  
不吝惜，充分表現他器識  
的宏偉。但他自奉却非常  
儉約，能省則省。

他住在一棟公家配給  
的日造宿舍，內部舖陳簡  
單，加以自己無任何嗜好  
，日常生活淡泊寧靜；外  
出應酬雖多，但有時因公  
誤餐，一碗麵即能果腹。  
他生活樸素如常人，沒有  
任何排場。所以他在每一  
單位，來去自如，卓著清  
譽。

尤其他歷任公職數十  
年，不為己謀，俸給所得  
，仍須量入為出，但因交  
遊甚廣，仍然樂於助人，  
不失北國男兒的豪邁。他  
的成功，實在是各方面點  
滴的累積；他不僅具有幹  
濟之長才，同時也有他高  
貴的品德。

鏡秋先生早年受革命  
思潮的激盪，從民國十五  
年在山西反共開始，忠黨  
愛國，數十年如一日。他



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一日郭澄（右）黃少谷（中）本文作者（左）在陽明山中山樓國民大會議場內合影。

對黨國的無限忠誠，可從他歷任地方及中央黨政  
要職，維護國家利益，貫徹中央決策，獲得證明  
。晚年回任國民大會秘書長，事乏前例，亦證明  
中央對他倚畀的殷切。

他回任國民大會秘書長時，距離國民大會第  
六次會議的舉行，已為期無多，雖然他是駕輕就  
熟，但因國民大會集會，關係國家根本，而事務  
工作千頭萬緒，所以他回任伊始，仍舊謹慎將事  
，按部就班準備，俾不負中央付託。

記得國大六次會議剛要舉行，他與我都同時  
因病住院，但因職責在身，均希望早日出院，並  
不以自己的健康為重，所以我們都在開幕的當天  
，獲得醫生的許可先後出院了。尤其鏡秋先生，  
因為他肩負着國民大會政策與事務的雙重責任，  
出院後更不能不全力以赴，於是他在西服上繫着  
鮮艷的領帶，向各方客謝對他的關懷，兼以展示他  
旺盛的生命力，實際上他是以尚未完全康復的病  
體，在繼續處理大會的會務，以至會議圓滿結束。

民國六十七年，國大六次會議閉會以後，他  
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仍抖擻精神，為適應新的  
情勢而廢續忙碌不已，迄至六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竟致一病不起，昏迷達十天之久，延至二十九日  
凌晨溘然長逝，未留下一句遺言。他的鞠躬盡瘁  
，求仁得仁，更增加了我們對他的哀悼和懷念。

總之鏡秋先生的一生，無負他當年獻身黨國  
的初衷，也無負於黨國對他的期許；他一生的精  
神和志業，已給予我們太多的啟示；尤其我個人  
最近一年來，在工作上接他的棒子，時時都可接  
觸到他的成就和貢獻。他的不幸逝世，誠是黨國  
的損失，也是我們國民大會的損失；他的功績將  
永留青史，常在我們的記憶中。